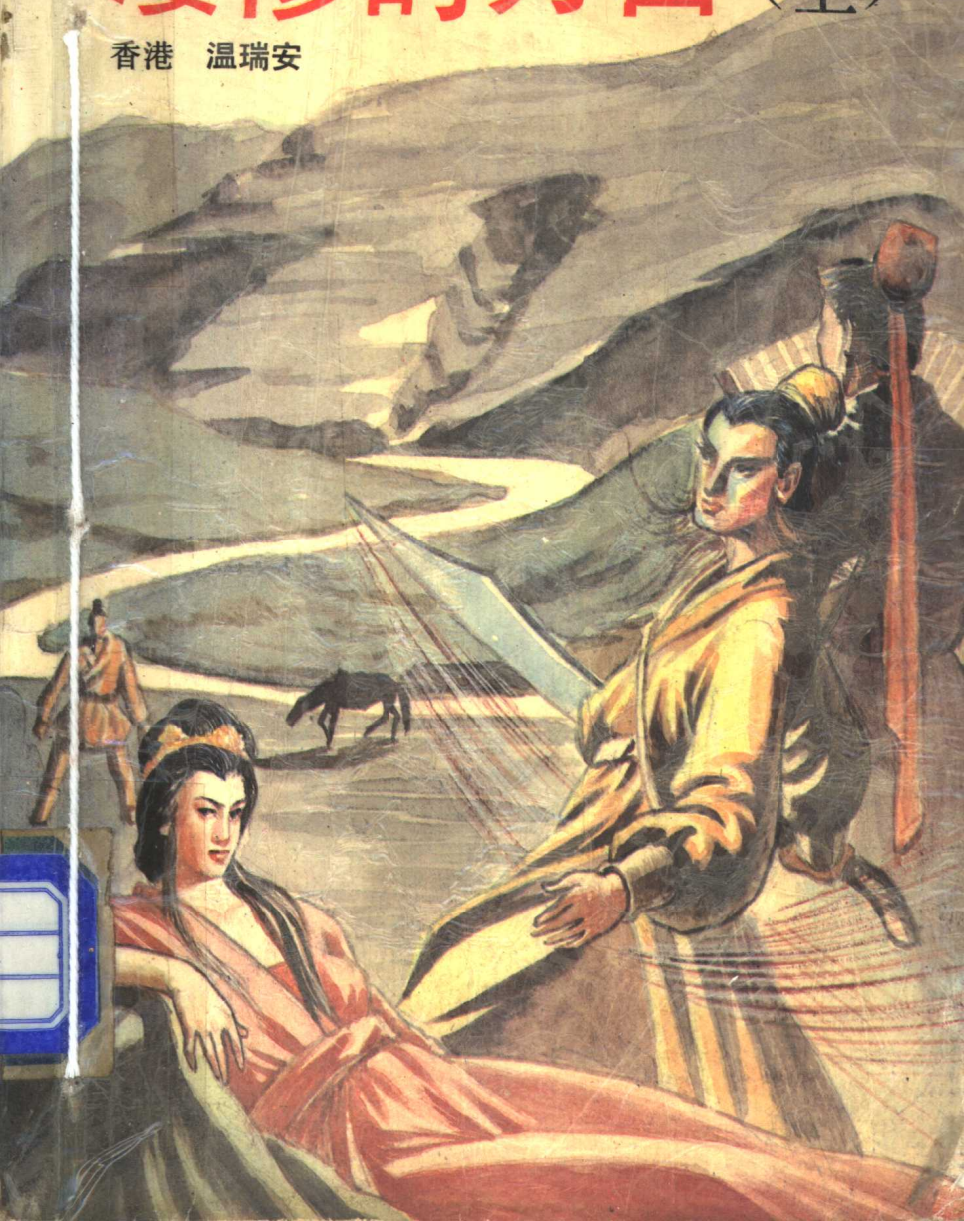


淒慘的刀口 (上)

香港 溫瑞安



124.8
335C-

凄惨的刀口（上）

香港 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凄惨的刀口》前言

名捕与巨寇

读者一向都知道我写“四大名捕”故事。“名捕”故事是描写古代执法者和办案人员，在法与理、情与义、爱与恨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处身险恶江湖、黑白二道绿林武林之间的周旋与斗争。四个捕快身为朝廷官府之重职，既兼顾江湖义气，扶助黎民百姓，就不免常要面临和面对抉择和考验，这些都是名捕故事里常见的素材。“七大寇”则不同，我反过来写写举世非之的“盗贼”，他们其中也不乏逼上梁山，心存正义、仗三尺剑、管不平事之人，我要写写他们之间的情义处境。想当年孙中山先生与志士也被清余孽谤为“四大寇”，这种官逼民反的情形，“水浒传”有过精彩的描写，我则不着重在“逼”与“反”，而在于表现这些“贼寇”的“盗亦有道”。

《凄惨的刀口》是“七大寇”故事的第一篇。以统一的场景，统一的人物，统一的情节，贯串这部小说。我并不认为西方戏剧原理的“三一律”是金科玉律，但乐意把它用到武侠小说中来作试验。

《凄惨的刀口》写于一九八一年，那是我最“凄惨”的时刻。当时我从自己理想事业的巅峰遭遇意外之变，转而动荡不安，无处容身，身受奇冤，身败名裂。更绝的是当年大部份锦上添花的“过命之交”，纷纷落井下石，讹财的讹财，诽谤的诽谤，生怕我有一线生机而“咸鱼翻生”，利用我的信任而行置我于死

地、诬我于不义之事，让我历尽风波险恶。当时，我连作品也无处发表，各方排斥，濒临贫无立锥、退无死所之境。我之所以能大难不死，只能说天意如此，让我柳暗花明，绝处重生，助我的反而是一些初相识的前辈，初相知的友好，甚至是四面八方的不识之交，还有当年的宿敌。三年后的今天，我才敢重提这一段，已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物，经过一番“江湖风险”、“人间历练”：我还是我，虽非前我，但仍是真的我。此刻我重新又站了起来，屹立在我被重拳击倒的地方，下一次的暗算？放心，我也有镖囊。

《凄惨的刀口》因在这种情形之下，被逼八万字完稿。至于《祭剑》一文，远在神州出版社的时期就打出广告，但没有机会让我动笔，就遇到了意外。当年读者写信来邮购的不在少数，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仍念念不忘这些朋友的支持，在海外也要写信请该出版社的负责朋友应予交代，虽然，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作个交代，因为他们也从不向我交代——除了会把一个作者的血汗金钱私己储蓄全部拨给他们作“债还”之外。

这些话只算是劫后余生、尘埃落定后的一个有趣的回顾吧，在台北的“全盛”时期，曾有一位好朋友，（当然在“全败”时期他也忙着跟我“划清界限”）写了一首诗送我，其中有三句：

提起旧事，也许你的发色都成霜了
至于在江湖上咱们如何流浪
更不是一个剑客的故事所能说完的

虽然我的发色并未有霜意，不过，故事仍是说不完的：我只有
一篇篇写出来了，假如读者有兴趣和有耐心看的话。

稿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签约电影公司任职期间

校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初

与“宝禾”朋友研讨

“风尘三侠”剧本期间

目 录

《凄惨的刀口》前言：名捕与巨寇	1
-----------------------	---

七大寇故事之一 凄惨的刀口

一 伏杀一名恶贼	3
二 等待沈虎禅	13
三 白驹过隙·奇门步法	24
四 天神般的壮汉	32
五 真正的沈虎禅	41
六 木鞘刀	49
七 太白双刺简易行	57
八 大侠公羽敬	66
九 深仇大师修罗堂	75
十 雷大先生如意棒	85
十一 金光蓝手薛东邻	93
十二 绝灭刀	102

七大寇故事之二 祭剑

一 人，到底该不该救？	119
-------------------	-----

二	他,到底该不该杀?	129
三	剑,到底该不该祭?	141

七大寇故事之三(第一部) 战将

一	“……就算我是淫贼……”	153
二	侯小周和他的世家	162
三	绑架将军	172
四	“你有狗名我没有”	180
五	杀气太盛,杀人难免	190
六	稚子剑	198
七	天堂?地狱?	209
八	将军的敌人	219
九	黄色杀手	229
十	翡翠	237
十一	魔刀	248
十二	红灯笼	258
十三	镜子	267
十四	书生在看和尚吃面	277
十五	滚汤里冒出来的人	286
十六	刀不出鞘	296
十七	刺猬人	305
十八	奇异的阵势	314

七大寇故事之三(第二部) 闯将

十九	蛇鼠一窝	325
二十	十文八分	335
二十一	后来	345
二十二	怖	355
二十三	好个沈虎禅	364
二十四	一刀砍下,不过是美丽的头颅.....	375
二十五	空虚寂寞冷	384
二十六	眼波可以酿醇酒	393
二十七	一张痛苦的脸容	404
二十八	红剑	415

七大寇故事之三(第三部) 悍将

二十九	红剑之剑	425
三十	锦瑟	435
三十一	敌手的敌手	444
三十二	黛玉青山	455
三十三	你是枭雄我不是	466
三十四	太美丽绝对是场灾祸	473
三十五	嫩绿嫣红一泼风	483
三十六	只看一眼亦无憾	493
三十七	这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时候	502
三十八	不惑之刀·逾矩之掌	512

七大寇故事之三(第四部) 锋将

三十九	“将军”	527
四十	布局	535
四十一	我对菊花免疫	544
四十二	大方无隅	554
四十三	有鱼·有鱼·有鱼	564
四十四	天才猫	573
四十五	这一大片留白	582
四十六	破阵子	593
四十七	漂到这里成了嫖	603
四十八	不好色还好什么	611
四十九	无欲、无欲、无欲	620
五十	孤独晚间	629
后记	一步不让	639

凄慘的刀口

七大寇故事之一

一、伏杀一名恶贼

皓月当空，冰轮如镜，小镇上清光如画，一片安详。

小镇虽然不大，但就附近数十里而言，算是一个较为像样的市镇，居民多为庄稼汉、猎户、贩夫等，虽然较为贫寒，但淳朴安详。

谁会料到这地方忽然之间变得杀气腾腾？

这天本是小镇每月一度赶集的日子，但此刻已经入夜，大部份摊贩已收摊，跟在络绎返家的队伍里，分别鞭着驴子吆喝着马匹，趁道上还不太荒凉赶回邻近更小的村落去，只剩下十七八家本来就原属这小镇的摊贩，点起油灯，聊着掌故，不时省起自己是在卖东西，才特别起劲的叫卖几声。

卷起袖子或翘起二郎腿抽烟杆子聊东家长、西家短的，卖的不外是皮货、鲜果、蜜饯、瓷器、腊肉和女人家用的粉妆香盒等，当然还有不少猎户扛出门来兜售的貂毛虎皮等货色。

摊贩们辛若了一天，抽着烟丝，话匣子一打开，聊个没完，也不在乎货物能再卖出多少。

只有一对又老又驼的哑巴夫妇，无法讲话，但他们也用手势传情达意，在两人洋溢着安份平静而布满皱纹的脸容里，比会讲话的人不时爆出连串粗话还自得其乐。

却在这时，一轮快马如密鼓一样，由远而近，击碎了小镇的平静。

摊贩们和街上的乡民面面相觑，愿盼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二十余匹快马，已风卷残云般的簇拥而进小镇。

在铁骑迎风急嘶下，大部份的摊子，都被打翻，行人走避不迭，惊惶退避，一时间，小镇中沙尘激扬，鸡飞狗走，一个幼髻小孩，正在玩着陀螺，回避不及，叭地仆倒，眼看一匹健马就要把他践踏于蹄下。

这时其中一匹快马上，“嗖”地飞出一条纤巧的影子，像箭一般急射到地，抄起小孩，又像燕子巧穿帘一般飞回马背上。

乡民只觉眼前一花，那小孩的胖姐姐正见小弟要遭不幸，不禁掩目凄叫：“三毛、三毛！”睁眼时马蹄下并没有血肉淋漓，小孩已不见。

小孩好端端的在一匹枣红色的马背上，一个女子的怀里。

那小孩只五岁，吓得忘记了哭，乌溜溜的一双大眼，正往上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自己忽然会飞，飞到一个好舒服的怀抱里。

那小孩子是在一个女子的怀里。

乡民都张大了口，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既没有见过这样飞来飞去的人物，也没见过这样美丽的仙女。

这个女子穿萼紫色绸亮劲装，披翠绿色娑罗云肩，罗袜珠履，美得像烟花乍亮的金线流采一般，不是仙子是什么？

乡民都不敢多看，怕亵渎了仙女下凡。

那女子却说话了：“你们怎么这样不小心，踩死了人怎么办？”

她的声音如出谷黄莺，十分清脆好听，但有一种刁蛮娇憨之气。

那二十余匹健马，都齐整的排在两匹娇马之后，这两匹骠马，全身墨黑，比后面的健马都高壮一个头。

马上的是——男一女。

男的虎面豹头，金睛金瞳，须发蜷张，形似山魈，十分威壮

女的身着薄如蝉翼的轻纱，腰围粉红色莲花短裙，坐在马上，自有一种艳媚入骨的少妇风姿。

那女子正是对这一男一女发话。

那对男女分别怔了一怔，男的打个哈哈笑道：“温女侠，你是来抓强盗的，还是来布施行善的？”

那少妇也妖冶的笑着道：“今夜我们是来抓罪无可逭的恶贼，自然要用非常手段，这些无知乡人说不定都是他的爪牙党羽，那贼子劫到金银，就往他们身上塞，这些人自然为他效命了，踩死一两个，意在立威，有什么要紧？”

那女子秀眉一蹙，看了看怀抱里的孩子，道：“不会吧……”

男的没好气的说：“温女侠，你出道不久，江湖阅历尚浅，别把大家的正经事儿搞砸了。”

说着扬声呼喝：“‘侠义堂’门人听喻：清理场地，布阵包围，遇有阻挡，杀无赦！”

二十快骑上的彪悍汉子，翻身下马，有些抽出利刃，埋伏四周；有些潜匿树上，张弩搭箭，一触即发，其余的汉子，将呆如木鸡的乡民，赶猪回栏一般踢打着吆喝着赶回屋里去。

前后不过倾刻，场地已清理出来。

那女子也把小孩，交回给那肥姐姐，教她带回屋里去。

虎面豹头的大汉跃下马来，扬声道：“听着，我们是武林大侠，代表江湖正义，前来捉拿恶盗沈虎禅，谁要是通风报讯，发出一点声响，格杀勿论！”

说到这里，一脚蹬去，一只又老又瘫的老狗，无力走避，登时“汪”地一声，头壳被踏破而死。

那女子忍不住在后加了一句道：“杀狗的是大侠鲁山阴！”

鲁山阴脸色一变，却不发作，道：“我们是‘侠义堂’的人，特来为乡里锄奸除害的！”他的声音响若洪钟，小镇里二三家人口聚居，竟无人不震得耳朵鸣鸣作响，襁褓里的小孩以为雷公劈打，恶人来了，张嘴要哭，都给大人战战兢兢的掩住了口，有孩子的人家里是故响起了小动物怕冷时候一般的低鸣。

家家户户的大人，都在破板隙缝里恐惧的张望，有的正后悔自己为何不把摊子上的货物早早收拾，以致血本无归。

鲁山阴语音一落，那少妇用一种微微沙哑的甜腻声音接道：“鲁大侠，除了‘侠义堂’的人，除奸的可还有我丁五姑。”

鲁山阴冷笑一声，道“少不了你的，待会要是你杀得了那恶盗，自然是你的功劳！”

丁五姑媚笑道：“只怕是抢了侠义堂的大功！”

鲁山阴道：“你抢得了，尽管抢去。”

随后又大声道：“你们每家每户，都要点灯，谁出声张扬，谁就是贼党！我们是为民除害，擒拿恶盗，侠义堂作风，一向如此！”

这时一声少女惊呼，传入耳中。

鲁山阴整个人跳了起来，喝道：“什么事？”

他后面一名手下强笑道：“没事没事。”

原来那手下见那位肥姐姐抱回小童，迟走一些，他趁没

人，便上下其手摸一把，没料肥姐姐一声呼叫，他腆着脸只有涎笑。

鲁山阴还是不明白：“没事又叫？”

那手下尴尬的指指那匆匆而去的肥女子：“不是我叫，是她叫。”

鲁山阴瞪了他一眼：“谅你也叫不出这等声音来！”

那手下唯唯诺诺道：“是、是……”情知师兄弟们嗤笑，尴尬地退了下去。

这时家家户户，各自点了油灯，却栓上了窗口门户，黄昏昏的灯光自板隙一丝丝的渗了出来，门窗紧密，像在躲避煞星灾害一般。

鲁山阴厌恶地道：“这些野人，怎么这样愚骏，关起大门，像吊丧似的，只怕沈虎禅有所警惕。”

那女子忍不住说：“慢着！我们这样不是……不是有欠光明正大吗？”

丁五姑笑得花枝乱颤，一只柔荑搭在少女肩上，仿佛不这样就会笑断了腰肢：“对付奸恶小人，自要非常手段，难道还端茶敬酒，跟他说我们恭候指教吗？”

那女子说：“我们本来不是说好当面活捉吗？”

丁五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江湖风波，险恶诡譎，变化多端，温女侠实在是……哎，真要笑断我的腰了。

那女子看看丁五姑的粗腰，实在不明白如何才能将这酒桶一般的腰笑折。

丁五姑随而向鲁山阴道：“山居宜早眠，沈虎禅当不虞有诈，只是这些摊子，空晃在那里……”

鲁山阴截道：“四周陷井，由侠义堂的人负责，但近身埋

伏，则是由门大捕头负责。”

丁五姑微有沉思之色，望了望月色，道：“奇怪，门大捕头和郝老怪怎么还不来……”

突听一人冷笑道：“就算门大纶和郝不喜不来，凭我们‘侠义堂东西双绝’加上青螺峪丁五姑和小寒山燕温女侠，还怕拿不下那恶贼的狗脑袋么！？”

这声音与鲁山阴恰如其反，阴声细气，如蚊蝇低微，但字字清晰可闻，丁五姑只觉后颈如被人吹了一口阴风，回过首来，倒抽了一口凉气。

只见到一个身着黄麻布长袍的中年人，生着三绺黄须，面如纸白，脸上似笑非笑，表情永远一样。

鲁山阴一见，哇哈一声，笑了出来：“我说就算别人不来，我的拜把子徐兄弟定然是不会爽约的！”

丁五姑心知来人便是鲁山阴的拜把兄弟徐赤水。

“侠义堂”近年崛起江湖，东支由“五雷天心”鲁山阴掌管，西支则由“无音神雷”徐赤水主理，这两大高手，都非同小可。

徐赤水阴森森地道：“我就说了，对付那小毛贼，用不着闲人来，沈虎禅那贼头充其量不过有一个病弱书生方恨少臂助，有何可畏？简直是蜻蜓撼树，杀鸡焉用牛刀？雷大先生还为他传下了‘神火令’，实在是小题大作了。”

丁五姑呢声反问了一句：“怎么？徐二侠觉得雷大先生下错令了么？”

徐赤水虽自负不凡，心高气傲，但一听仍是吓了一跳，忙道：“不是，不是，我可没这样说过……我们此番来拿沈虎禅那恶贼，也只是替雷大先生出口恶气而已。”

鲁山阴也忙接道：“这个自然，二弟和我，对雷大先生都仰